

蟬庵論著全集序

昌彼得

昌彼得，字瑞卿，自號宗陶老人，為前國立故宮博物院副院長。昌先生自抗戰期間任事中央圖書館以來，即從事善本舊籍之考編研究，迄至卸下副院長職務，達五十年之久，是一位譽滿國際之重要版本目錄學家。昌先生嗜愛閱讀冊籍，以蟬庵為室名，蟬讀作去弓，二聲，即蠹魚，言其終日埋首書堆而猶不以為倦。

民國三十四年夏，我自重慶沙坪壩中央大學歷史系畢業，承系主任張致遠師的推荐，到國立中央圖書館參加史籍考的修纂工作，深慶學能致用。斯時正日本宣佈無條件投降，全城沉浸在歡欣喜悅之中，鞭炮慶祝之聲到處可聞。未久，南京、上海相繼光復，中央政府規畫復員，但以交通工具不足，進度緩慢。次年五月，我獲配車位，走西北公路，經陝西、河南、湖北三省而到南京。這時中圖接收敵偽政府的書籍已多，加上抗戰期間在敵後搜購的善本古籍也陸續運回，書籍堆積如山，亟待整理編目。然在重慶的史籍考編纂小組已解散，人員分調各

單位。我被改派到特藏組從事善本舊籍的考編工作。

特藏組是中圖在戰後的一個分支單位，位於北城頤和路口，主任是屈萬里先生，專門典藏善本古籍。建築是接收偽監察院長陳群的私人藏書樓「澤存書庫」。樓凡三層，相當寬敞，除典藏整理外，也對外開放閱覽。我因從未學過版本目錄，對新工作感到陌生，曾萌轉業之念，幸賴賀昌群師極力開導，才打消辭意。既決定留下來，一切都要從頭學習。組中有兩位老先生，等於是我的啟蒙老師，一位尹老炎武，號石公。他是西南聯大的退休教授，博學多識，精於流略之學，於歷代目錄演變

如數家珍。另一位葉老仲經，曾在南京夫子廟的舊書店工作多年，對於書林的掌故，談來引人人勝。他也是造假的能手，曾替他的老闆偽造過許多假宋元版。在這兩位老先生的啟迪薰陶之下，加上自己的努力，勤查各類參考書籍，很快也就登堂入室，成為鑑定的好手。到三十七年底，藏書已整理考編得差不多了，這兩年多，經過我手考編的，大概有一千多種，有此經驗，奠定了我在版本目錄學方面的基礎。

三十七年尾，前線戰事不利，共軍節節南進，南京震動，最高當局為策安全，密令南京所貯的文物疏運台灣。我奉派押運中圖第二批善本書





此三書《中國目錄學講義》、《圖書版本學要略》、《說郭考》為筆者任職於國立中央圖書館（現更名為國家圖書館）期間之撰著。

四百箱，隨同故宮、中博文物，於三十八年元月六日運達基隆，隨即運存台中糖廠倉庫。教育部設置中央文物聯合管理處，將兩院一館的人員併入。隨後聯管處在霧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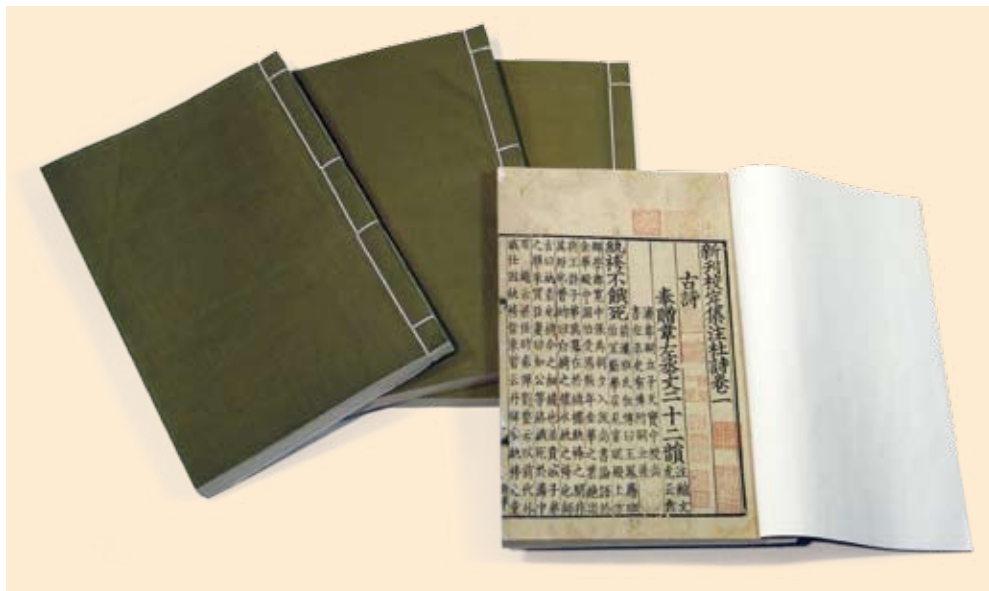
峰鄉北溝村山麓建造了三座庫房，將原寄存台中糖庫的文物移入。四十三年，中圖在台北復館，承奉派為特藏組主任，書庫仍在北溝，我繼續負典守之責。一直到五十五年北遷為止，這十二年是我一生中的黃金時段。每天上班開箱吹晾圖書，就此機會，將當年未經我手考編的書，全部閱覽一過，原來不敢接觸的佛教典籍，因編印書目的需要，也細心的看過。漸漸地了解它的分類指向。這期間我為中圖出版了善本書目，宋金元本圖錄，主編台灣公藏書目及明人傳記資料索引，首倡以文集治史。我自己也撰成了《說郭考》、《中國目錄學講義》、《圖書版本學要略》三書，及《明藩刻書考》、《唐代圖書形制的演變》、《陶宗儀生年考與年譜》等論文多篇。

五十七年，故宮修訂組織規程，增設圖書文獻處，蔣院長要我擔任首任處長，但中圖的職務辭不掉，暫時兩邊兼任。兩年後，包遵彭館長辭世，我才轉到故宮專任。故宮運到台灣的清宮檔案多達四十萬件，圖書也有十多萬冊，如何利用這些資料讓世人知曉而來利用研究，是我的首要任務。第一是設立圖書館，對外開放閱覽，其次是撰文介紹。故宮遷台北之初，出版了一份季刊，因本院缺乏經費，由器物處商請台灣水泥公司贊助出版，因篇幅不多，能刊載圖書文獻的論文甚少。為了發展圖書文獻，我商得文海書局出費創辦兩份季刊。

當年台北流行一句話說：「你想害某人，就勸他辦雜誌。」是說辦雜誌一定是賠本的，我希望這兩份季刊能永久長存，就儘量使其減少支出。印刷費不能省，能省的只有稿費，所以我把這兩份季刊中撥出一部分篇幅來刊載珍本圖書及清宮檔案。軍機檔中有不少關於台灣史的資料，如黃教檔，我整理出來並加釋文逐期刊登。發行一年以後，營收仍無太大起色，我提取宮中檔中的一批袁世凱奏摺，交文海



《國立故宮博物院圖書季刊》自民國五十九年創刊，由筆者擔任主編，以提倡文史哲及版本目錄之研究為宗旨。



《新刊校定集注杜詩》，宋寶慶元年（1225）廣東漕司刊本，係海內孤本，乃沈仲濤先生捐贈故宮之研易樓善本藏書。

影印為八冊，希望這批近代史料
的發行能暢銷，來彌補兩份
季刊的虧損。我不花故宮一文
經費而出版了兩份季刊，早已
遭人所嫉妒。而今又把宮中檔

案交人出版，自然予人口實而
密報管理委員會王主任委員雲
五先生，說我獲有好處而「圖
利他人」。趁我赴日本參加會
議，而以迅雷不及掩耳奉王主

委之命，將兩份季刊及袁世凱
奏摺全部收回，由院發行。經
查文海交出的支出帳冊並未有
我支領任何費用的記錄，雖然
無損我的清白，但這兩份刊物

的命運，也就可想而知了。我返抵國門，處中同事告訴我此事。但既已收回就無容申訴了，只有啞子吃黃蓮，苦在心裡。院中既缺經費，這兩份季刊，不久就相繼停刊了，這才是密告者的真正目的。出版這兩份短命的雜誌，是我一生中的最痛，猶如太史公之被下蠶室。經過這次教訓，我深知替公家辦事，不是只憑賣力苦幹就可辦好的。

八十二年，我應法蘭西學院之邀，到巴黎該院公開講演「明代版畫的發展」。結束後，我順便飛英倫參觀劍橋、倫敦兩大學，並拜訪李約瑟教授與他的中國科技史研究室。留居倫敦期間，我駐英代表簡又新先生邀我餐敘，互道往事。他任交通部長時，因高速公路十八標的發包，被人檢舉「圖利他人」而去職，與我可說是同病相憐，談後均不勝唏噓。餐後，他帶我去參觀一位老華僑家藏的一座木雕九龍屏風，相當高大。雖不是清宮流出的，因為清宮九龍壁仍在原

處，但必定是親王府中的舊物。簡代表以為是中華文物，希望故宮能予收購。我因有前車之鑒，不願作肯定，只說可把這意思帶到。回國後，即向院長報告，心波院長召集器物、書畫兩處高級同仁會商，認為非清宮流出之物而否決了。在我私下認為，故宮展覽大廳空蕩，進門一覽無餘，倘若有此屏風阻隔內外，可以增加壯觀。至於說是否清宮流出的，故宮歷年收購的文物又有幾件是清室古物？為避免「圖利他人」的口實，我也不願深說了。

在故宮任職，有痛苦當然也有喜悅，我認為有三件值得我快慰的事：

第一件是接收沈氏研易樓的贈書。我感到喜悅的並不是為故宮獲得了價值億萬的珍本，而是能從蠹魚口中搶救了這批古籍。關於接收這批書，我過去談過很多，早為世人所熟知，也就毋庸再贅筆了。

第二件得意的事，是影印元版「大元聖政國朝典章」出

版。我在故宮主持影印的宋元版很多，何以獨對此書感到喜悅？說來有一段鮮為人知的秘辛。元代典制文書，如《經世大典》、《風憲宏綱》、《大元通制》都已經失傳了，《元史·刑法志》又語焉不詳，所以益發顯得此書的重要性。但傳世的都是輾轉傳抄本，即偶有刻本都是錯誤滿紙，不堪卒讀。陳援庵教授窮數年之力予以校補，但也不便於閱覽。十四年故宮成立後，清點藏品，發現了這部元版，海內外研究蒙元史的學者都希望把它影印出版。但此本屬元建安書坊雕版，竹紙印成，經歷六百年，紙色變成深黃，與文字接



《國立故宮博物院藏沈氏研易樓善本圖錄》
民國六十九年沈仲濤先生捐贈本院藏書圖錄



「大元聖政國朝典章」為記載元代典章制度之著述，院藏此帙為存世最早的元刊本。此為筆者任職故宮期間所主持影印的複製書。

近，照相製版，根本無法清晰，經數次試驗失敗，只得放棄。六十年代複印機上市，先是以藥紙複印，繼而進步到白紙複印。故宮購置新型優美複印機，我取來試印此書，結果與照相同。失望之餘，我突然

腦際靈光一閃，急叫人將剛報廢的初型Apecco複印機從倉庫中取出試印，因我突然悟出了此藥紙複印的特性，是先顯黑色，再現紙色，如果速度調整恰當，應該可以濾去紙色，而印出清晰的畫面。經過幾次試驗後，果然成功。於是趕緊將此書複印一份，以防藥紙缺貨，而後送印刷廠製版，仿原式線裝印三百部。此典藏本售價較高，再應學界的要求，又縮印普及本三百部，使其廣為流傳，未幾即銷售一空。我使此書死中變活，怎不令我歡欣欲狂？

第三件我感到得意的事，是無意中為四庫學開闢了一塊新園地。四庫的研究是近代的顯學，多少人投下心力來研究它纂修的緣起、徵書、禁燬、存目及續修等。商務影印文淵閣本四庫，並將它前置的武英殿本總目影印單行。張總連生兄要我撰文介紹，我感到為難，無從下筆。但既已受命，只有找資料、翻實錄、查檔案、作校勘。四庫總目是總纂

官紀曉嵐一手纂成的，二百年來無異辭。但經我的查考，發現通行的杭州本、廣東本，並不是翻刻武英殿本，而是經過另外纂修的，這一發現頗值得玩味。欽定的書如果不經過皇帝的同意，誰敢去改動它？傳本是否阮元奉乾隆太上皇的旨意？權傾一時的紀曉嵐如何會失寵？這都是有待後進研究的新課題，我的能力只能作一個墾荒者，而無暇耕耘。

我早年編印的目錄學講義、板本學要略出於急就，並不滿意，常想予以修訂，在處長任內我繼續予以研究。復因業務的需要、或友朋的邀稿、或性之所至胡亂塗鴉，陸續撰文頗多。七十三年初，我職務調整，由業務主管調行政助理，時正第三期擴建，行政大樓完成之際，庶務龐雜，相對地寫文章的機會就減少了，但每年選印一部宋元版，撰寫跋文一篇仍未放棄。八十四年，適逢故宮建院七十週年，院長要我寫一本播遷發展的歷史。我勉力草成一故宮七十年



《故宮七十星霜》為筆者主持編撰，係慶祝國立故宮博物院建院七十週年的院史圖錄。

霜」。脫稿後深感年事已高，腦力不濟，決定就此封筆。八十六年，商務創業百週年，連生兄向我徵文，我無以應，勉將多年所寫題跋之文集為一冊，請其出版，聊申祝賀之意。此後身體日衰，病魔相繼侵襲，先是腦部中風，突然倒地。繼而心臟擴大，呼吸迫促。再是胃腸發炎，食慾不振。均賴家人緊急送醫，始轉危為安。

九十三年，血糖突然飆高，經醫截趾療治，傷處久不收口，兩目一度失明，臥床

近兩年，才逐漸恢復。由臥而坐、而能站立、再而持杖繞室行走。

去年七月，我遷家淡水鄉下，此地環境幽靜，景色怡人，門庭冷落，適宜安養。時或穿越馬路而至江邊，觀潮汐的漲落，憑欄眺望，遠山近水，盡收眼底。但見白帆片片，乘風破浪，穿梭江上，美景如畫，能不心曠神怡？門前且有林蔭小徑，夾道樹枝葉蔽天，鄰近老人經常遊憩其間，互相寒暄，閒話家常。

諸家外籍護理因而集聚，得以家鄉語言聊天嬉戲，雖不懂其所云，但看到她們興高采烈的神情，其樂也融融了。我的印尼護理娃娃，照料細心，飲食醫藥，能遵醫囑，致我的精神體力日增，乃思整理我一生的著作。唯我的藏書，退休前已陸續贈人，所餘無幾，存稿亦多散失，論文刊載處所篇名，亦不能記憶，既不能自行搜輯，不得不求助於人。初有淡江大學中研所研究生釋堅融為我採集，後由故宮舊同事劉

美玲、任曉如兩位小姐搜採齊備。我檢閱資料，除已出版的專書十餘種、論文百來篇，其中之六十餘篇，已刊入群書題識均不計外，其餘我所編的蔣慰堂先生年表與事略，因蔣先生的生平，中研院近史所已出版其訪談錄，則年表、事略已失其意義，亦予以刪除，加上我手頭所藏多年，應邀海外講演未刊稿二篇，不論精麗短長，一概闕入，亦古人散帚自珍之意。爰區為四類：一曰目錄學論叢，二曰版本學論叢，三曰中國書史雜譚，四曰雜文輯存，總九十篇。一生寫作，大抵具於是，可窺我研究的方向。編次既定，謹述其經緯始末，並對凡幫助我的人，敬致誠摯的謝意。我已多年不曾作文章，提筆有如千鈞之重，加以年老昏聩，信手寫來，語無倫次，尚乞讀者諸君曲諒則幸，是為序。

中華民國九十六年六月宗陶老人昌彼得瑞卿謹識於淡水小築

